

唢呐王

文猛

老爷爷们说，凡是伟大的河都是有生命的，生命就承载在河水养育的人中。唢呐河是流过故乡蛤蟆山下的一条神圣的河，因为河水中有八个紧连的石滩，就像铜唢呐上的八个音孔，因而得名。如果真如老爷爷们所说，那么唢呐河的生命就在唢呐王身上，因为唢呐王出生的那一年，从没涨过大水的唢呐河涨了大水，河水冲过八个音滩激起丈高的水柱……

唢呐王真名叫张天，是名震三峡的民间艺人，和我爸爸一起在我家祠堂里读书，教他和我爸爸的小脚大奶奶。唢呐王读初小那年，他妈妈上山砍柴被野猪咬死了，所以他读书格外用功，成绩总是第一名，而且还能唱许多好听的歌。大奶奶喜欢他，大奶奶的女儿——我的琼姑也喜欢他，他们常常一起到唢呐河边唱歌。蛤蟆山封山那年，唢呐王的父亲猎人张想到自己那杆枪无法红火张家的烟火，就跑到祠堂骂了大奶奶一通，叫出唢呐王，让他和两个哥哥出去学手艺，约定三年后归来。三年后，大哥和二哥手艺没学成，各自当了上门女婿，而唢呐王则捏着一支锃亮的铜唢呐回来。

猎人张气极了，举起枪朝天放了三枪，赶走了三个不争气的儿子，也把自己送往蛤蟆山南坡。

没有了亲人，偌大的瓦房中只留下唢呐王一人，但他还不能凭吹唢呐挣钱养活自己。因为在乡间，唢呐手是极为庄重的职业，送亡人不可无悲之虔诚，娶新媳妇不可无喜之染点，唢呐声是天地之音，必须要生红开音才行。

我没有见到生红是怎样一回事，反正唢呐王开音那年，我从爸爸工作的矿区回村，到琼姑班上读小学一年级。琼姑教唱歌时，就叫我去请唢呐王来伴奏，唢呐王同琼姑并排坐在破祠堂里，教我们唱了很多首歌曲。有一天，琼姑又要教唱歌，我正打算屁颠屁颠地去请唢呐王，琼姑却说，别去了，唢呐王今天要开音。

开音的场面非常壮观，五位在三峡一

带很有名望的老吹鼓手坐在红绸铺就的檀木椅上，唢呐王坐在一扇屏风后，周围是远远近近赶来的乡亲。

唢呐王开始吹悲乐——一声沉闷的哭声远远地走来，在空中滚了一阵，一下滑入深潭，又以一声尖厉之音扬起，如杂耍艺人手中的红绸。谁在哭？是一个人用手帕捂住嘴在哭，扑倒在地上哭。哭声一下消失，慢悠悠如游丝般的呜咽声又传出来。哭声在诉说，哭声在呐喊。真奇怪，谁在揪我的心，谁在拭我的泪？不！是谁把妈妈带走了？是野猪，那闪着绿光的野猪从背后一下扑倒妈妈，妈妈在喊儿的名字，一晃挣扎声消失了，只留下蓝色的碎布片儿随风飘荡……

乡亲们都在哭，那五位老吹鼓手尽管没哭，但也频频点头啦！

接下来，唢呐王吹喜乐——皎洁的秋月下，月光躺在稻草垛上。又一种声音响起，尖刺刺、毛茸茸，像晒场上的谷粒。谁在扬谷粒？哎哟，掉在我脖子里，又滑到胳膊窝去了。不对！是谁在森林中赶出了群鸟？大家追呀叫呀，我捉到一只画眉，飞了，又捉到两只黄鹂……

后来的结局是，老吹鼓手们说：“咱们唢呐河终于出唢呐王啦！”

一阵欢快的鞭炮声响过后，唢呐王穿上村人做的红色唢呐服，如一朵红艳艳的映山红，鲜红着家乡的喜悦和幸福，也以红红的泪眼替人诉说亲人离去的悲愁……

每年正月初一，唢呐王会在家乡吹，先是挨家挨户地拜年，吹些喜庆的曲子。到每一户他绝不吹相同的曲子，可惜我说不出太多的名儿来。他不像舞狮子，专为收礼钱，礼钱出得多的，就大舞大耍；给得少的，便只在前院应付一下，动作也缺乏热情。拜家结束，村人就在唢呐河边搭一个台子，让唢呐王吹开年曲，如吹《春到田间》《雾飞山村》《一枝花》《打枣》之类，声势浩大。

过了正月初一，唢呐王就沒空了，他家门板上总是贴满了用红针或白针插着的红帖或白帖，乡亲们办事能请到唢呐王是很

不容易的。

唢呐王吹乐单独一张桌子，桌上酒肉齐全，他不喝酒，但爱看酒，看一会儿酒后就任凭客人点，点什么曲吹什么。唢呐王不像乡间有些手艺人，酒来酒吹，肉来肉吹，无酒无肉就随便吹吹，所有的热情都看主家的招待。他答应了到哪家吹，哪怕顿顿吃红苕、餐餐喝稀饭，他也会热情地吹，吹奏的激情家家一个样。《百鸟朝凤》是唢呐曲中的上品，能吹的少极了，即使能吹上一两段的，也只能模拟出十几种鸟音来，唢呐王却能口含三支唢呐，鼻塞两支，让你见到群鸟飞舞、百鸟朝凤的盛景。吹这曲儿如果是在春天，常常会有鸟儿一群群地飞来。吹这曲子唢呐王会吐血，所以很少有人点，他也不轻易吹，一般吹些《旱天雷》《秋雪》《十面埋伏》《江河水》之类。

吹《百鸟朝凤》那年，正是琼姑出嫁那年，大奶奶死后，琼姑来到我家。唢呐王爱着琼姑，他编了许多唢呐曲称颂她的美丽。村里很多人都爱琼姑，琼姑却不顾爷爷阻拦，爱着唢呐王。琼姑28岁那年的春天，爷爷正病得厉害，为了冲喜，她被迫嫁给了山后一石匠。

琼姑出嫁那天，爷爷不准我去看唢呐王，唢呐王自己却来了。琼姑见他来了，叫我带给他一张写着“我一生都属于你”的纸条。唢呐王不看人，不看酒，《百鸟朝凤》开始了。大家意识到要出事，然而不多久全都像置身于一座大森林中，家屋周围围满了数不清的鸟儿，一曲完了，鸟儿也不飞去，而喇叭口滴下的鲜血却染红了酒碗——唢呐王一口气把血酒喝了。

琼姑上路的时候，他破天荒地吹起了《秋思赋》：“秋霜里没了残阳，云台也飘然若荡，这风水好叫人想，涩涩地走着些痴郎……”

琼姑课堂上教过这词。琼姑走了，唢呐王也走了，学校一时找不到老师，我也失学啦，再也听不到嘹亮的唢呐声，只好转到矿区小学。在那铁皮房搭成的教室里，教我们唱歌的是位男教师，

弹奏的是钢琴，在我听来，没有唢呐王用唢呐教唱好听。那时，常常有村里亲戚来矿区，我便要他们讲唢呐王的故事。他们说，有一次唢呐王在路上碰到狼，连忙掏出唢呐吹上一曲，狼听了竟呜呜大嚎，之后那狼总是四处找他，找到了都要坐下来听一段。还说他用唢呐声救活过盖棺的醉酒者，唤回过跳水的姑娘……哎！他的故事都传奇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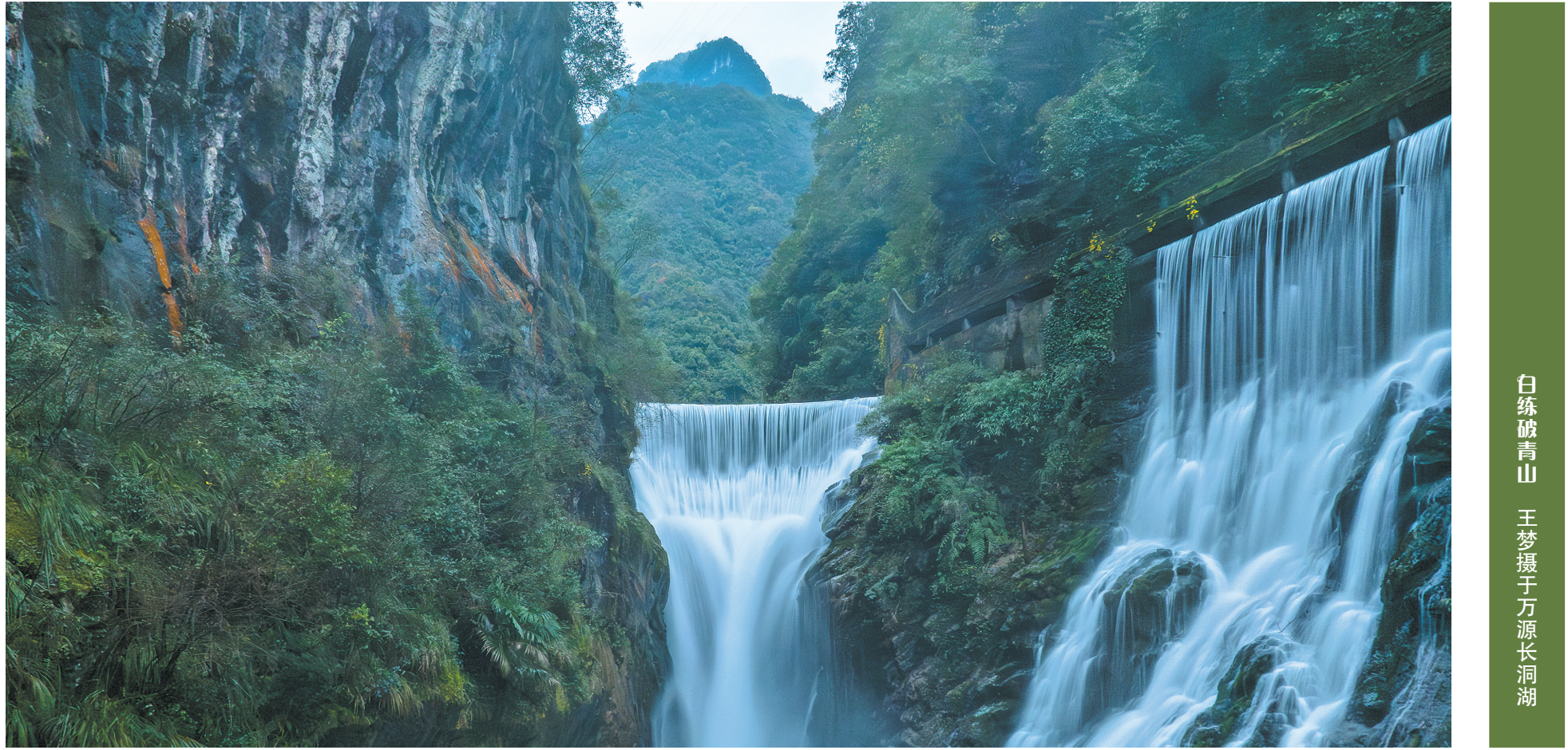
听说唢呐王走后，村里人在其他村的人面前仿佛一下矮了大半截。爸爸从省上开会回来，说唢呐王在省民间艺术节上得了第一名哩，还摊开一张报纸让我们看。油菜花香的时候，我回到村子。有天上午村口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唢呐声，人们齐声欢呼唢呐王回来了，如同过节般涌向村口，唢呐王真的回来啦！他一直对大家笑，把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捧给村长，说是钱，用来修所村小学。

谁会想到，到了秋天，唢呐河竟干涸了。唢呐王望着河，双眼憋得通红，脸上的肌肉快要挤出来了，铜唢呐却传不出一个像样的音来，憋了许久，竟吐出大口鲜血。老人们说：“唢呐王绝口了！”绝口是唢呐手一生的荣幸事，因为绝口后演奏技艺会更增一筹，一个唢呐手一生中要经历一次绝口必须是本身已有很高的技艺才行。

琼姑听说唢呐王绝口了，忙从山后赶来，缝了一个精致的唢呐套子给他。唢呐王换上干净的衣服，带上所有唢呐，坐在干涸的唢呐河边吹奏，不吃不睡，足足吹了一天，鲜血从喇叭口滴下，染红了石滩水。老人们说：“糟了！唢呐王不是绝口，是绝唱！”他绝口在20岁那年就实现了，因为绝口后一个月内绝不能再次吹唢呐。琼姑一下明白了许多，她捂住脸，沿着唢呐河走了，以后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

唢呐声终于渐渐微弱，人们正要上前扶唢呐王回家，他却投进了面前的石滩……

如果唢呐河的八个音滩是一组音阶的话，那个滩正是C大调的“5”。



白练破青山 王梦摄于万源长洞湖

天空向乌鲁木齐的告白

终究是乌鲁木齐的雪，果真与别处不一样。

站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可以望见博格达峰。

乌鲁木齐是蒙语，意为“优美的牧场”，博格达也是蒙语，意思是“神灵”。一座终年积雪的神山，天天与优美的牧场相望，彼此一定反复确认过眼神。神山大抵想送给牧场一些礼物，不断示意山中那些欢跳的雪鸡、雪豹、马鹿，还有那些暗自芬芳的紫草、黄芪、柴胡……但它们似乎各有想法，对此毫不理会。神山环顾，欣喜地发现自己头顶随着季节加深增厚了雪。

“是时候给乌鲁木齐下一场雪了。”

于是，乌鲁木齐上空，纷纷扬扬，花开满天。

于是，乌鲁木齐地上，遍地银白，千树万树梨花开。

于是，乌鲁木齐的雪，就有了神性。

出门在外，我已经踱遍了新郑机场的每一个角落。航班从下午一点延到三点、从三点延到五点，广播里一遍遍致歉，说是受到对方天气原因的影响。我终于忍不住拨通前日到达的同事的电话，询问对方天气究竟如何。

“等乌鲁木齐把雪下透了，就会开门欢迎你来。”

心情突然因为这句话放晴。

尽管深夜抵达，依然泡了一杯热茶，久久伫立窗前。

窗外，银装素裹。零下10℃的乌鲁木齐夜空下，每个房顶都泛着均匀的白光。与苍穹的一泓深邃相对，我在庆幸于广袤的时空中，相逢2024年的第一场雪。我在思索，雪花开放，到底听从了谁的号令。我还想到，并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开在春天。

在故乡的田坎上，我曾经守着一朵萱草开花；在校园的角落里，我曾经仰望一树洋槐开花；在城市的楼顶上，我曾经蹲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盯着昙花开放。花瓣打开，花蕊初现，訇然有声。那是花开的富贵，那是怒放的生命，那是灵魂的呐喊之音。唯独这雪，我没有目睹它究竟是如何开的花，不知道它有没有临盆前的焦虑，有没有初生时的惊喜，有没有降生中的不适？不知道它有没有打算，这一场开放在乌鲁木齐，下一场开放在鄂尔多斯？不知道它有没有了解，天地之间有诗人，在它到达之前，已经生炉、温酒、研墨、遣词、造句？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考量，有的人会借

它发挥，感叹人生知何似，飞鸿踏雪泥？

第二天一早，我从暖房中挣脱而出，走进逼人的寒气里。

浸入眼帘的是洁白和纯净，浸入肌肤的是清冷和凛冽，浸入心间的是简约与极致。白色铺天盖地，一团团、一堆堆、一丛丛、一簇簇，丰沛而妖娆，分不清哪一片来自春秋，哪一片来自唐宋，哪一片来自今天；说不尽哪一片曾经胡天八月即飞雪，哪一片曾经朔雪乱边陲，哪一片曾经大雪满弓刀。铲雪车一辆接一辆从大街开过，我看到横在街中的一句古诗被吵醒被犁开，两旁的玉树琼枝发出了震颤。雪满头的轿车顶上掉落了一团白色，一个穿花袄的孩童跌了一跤后又欢快地爬起，我不知道他是否嗅出了雪下蛰伏的春天。

几天过后，积雪丝毫没有融化的意思。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准备返程，偶遇的重庆老乡老徐坚决要驾车相送。从市中心去往地窝堡国际机场，白色的房顶、白色的树林、白色的牧场、白色的村庄，一帧接着一帧从车窗掠过。刘亮程在《寒风吹彻》中说，“雪落在那些年雪落过的地方，我已经不注意它们了。”白雪覆盖之处，是与我们日常大不相同的场景，比如码庄子、搭帐

篷、赶牛羊、走戈壁、吃抓肉……

距离地窝堡不远的时候，老徐突然方向盘一转，拐向了水磨沟方向。车子到达的地方，是新疆特色的“农家乐”。大路边，大树下，刚剥下的牛皮和羊皮随意铺展在雪地中，分割后摊在皮上的牛肉羊肉似乎还冒着热气。大树后方，几间平房，屋檐下，一排正在“滋滋”工作的烤炉，膛里全是烤羊腿、烤牛肉、烤包子、烤馕。

烤香氤氲，老徐的故事次第展开。17岁离开永川到乌鲁木齐打拼，青春躁动，野蛮生长，未知的方向，渺茫的希望，就像《我的阿勒泰》作家李娟书中的情节一样。起初在建筑工地，他常与人打架，手臂上至今还留着长长的刀疤。一次雪地流血昏迷的经历让他的躁动冷却下来，一位维吾尔族大婶馈赠的鸡汤最终成了他的心灵鸡汤。三十多年过去，如今他定居乌鲁木齐，拥有别墅，娶回的儿媳是一位维汉双语教师。去年，他捐赠两百多万元，改善了那位维吾尔族大婶入住的敬老院设施。

你若在现场，就能感受到，老徐在用枝繁叶茂的生命故事向心中的乌鲁木齐表白。

正如这场雪，有情有义，仿佛是天空向乌鲁木齐的告白。

冬(组诗)

□陈有章

冬，如期而至
所有的事物一副冰冷的样子
草木霜染，田野空旷，蚂蚁冬藏
抚琴，围炉，填词
能饮一杯无？

用一年中最长的夜
说最长的相思，别恨
雪落梅花
我有欢喜，亦有悲伤
夜是一煎药，我把月光喝了又喝

旧房子，拆了

旧房子，拆了
拆了连环画，拆了蜘蛛网
拆了蟋蟀的角落

怀揣着尘埃
轻轻一咳，咳出陈年的心事
满心欢喜，又满心失意

与一片枫叶对视
同一片芦苇吟唱
面对金色的夕阳
恣意生长的一丛冬茅
在菊花的陪衬下，轻轻地飘摇

亭子

有很好的立柱，很好的飞檐
很好的坐凳和野花
造访时，飞檐挑最好的白云
放在有野花的潭里
无人时，坐拥满山的寂静，水从天上来
天空真空啊，仿佛一个巨大的亭子

泡脚歌

怕冷者，用热水
用药水
从脚上做文章

以为热能传遍全身
以为药到病除

化雪比下雪冷，心寒的人
怎么也泡不暖那串出走的脚印

十一月

十一月，我是说农历
母亲的农活干得菜满园，薯满仓，玉米粒粒黄
而我的诗还没找到韵脚

十一月，总要找到点什么平仄
才好收尾

冬天的清晨

天还没亮，驾车在盘山公路上
路旁的芦苇像哨兵为我保驾护航
群山虎踞，起伏的山峦托举晨曦
星辰简单地描述天空，冷静沉默
小鸟飞出暖巢觅食
告诉我，这个世界，有更早的生命在忙碌
经历着更多的痛与辛苦

老家

□陈官煌

老家老了
那屋瓦那土墙
长满了老人斑
那石碾那石磨
老掉了牙齿

那些曾经稔熟的乡事
比如张家兄弟参军去过朝鲜
比如李家闺女兴修水利当过标兵
比如地里多少麦穗
比如田间多少稻粒
这一切的一切
都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老家真的老了
老得夜夜失眠
掰起指头数着儿女的归期
那年走的时候柳树才刚刚发芽
如今长出一大把大胡须
那窖藏的苞谷酒
已老成了浑浊的眼泪
那久留的腊肉
半截想念
半截惦记

只有门外那条荒芜的小径
时而缠绕在心头
时而牵扯在梦里

汪渔